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假託言之重言鄭重言之巵言如巵酒相勸言之十九十七者十中有九有七也日出者日日出比言不止十中有九有七也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

親父不為其子媒不能薦進之也親父不能自譽其子必藉外人譽之以見言出於己則人不信必假託外人之言則人始信然為此假託者非吾罪也乃人之罪也世人但喜同於己而不喜異於己者則吾之言必不見信是以不容不假託言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鄭重言之者所以止人爭辯之言也鄭重之言必出於老成之人人所尊敬是爲耆艾然所謂耆艾者非徒以年之先也若是年雖先而出言無經緯本末徒以耆順之年爲耆宿者是未得爲先輩也人之所以先人者以其能盡人之道也若不能盡人之道則徒有年壽不過陳久無用之人耳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
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
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
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
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
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見齊物篇者不復贅解不言則物自齊一有言則是非紛起而不齊矣此齊之與言言之與齊所以皆不齊也無言言無言者無言之言無有言說也猶云無聲之樂終身言而不足以化人則其言如無有是未嘗言也終身不言而人自化之則雖不言而若有以教之是未嘗不言也其可不可然不然雖皆有所自吾惡能知之但然於所然可於所可而已物固有的然是然的然是可吾亦以為無不然無不可非卮

言日出和以天倪如何得他常久無寧久字與日出字相應又推廣言之萬物在天地間本同一種皆太極二氣五行之所生但其賦形不同耳其實此理此氣屈伸消息相爲禪代始終循環莫得其倫序此謂天均均者同也何必較其是非天均者即天倪言其初端倪已如是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音悟)立(句)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云天之降才也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蘁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閒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爲孔子不過勤勞

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爲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

逆此乃方是至人之道又賛之曰道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玄）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縣猶揭也無所縣其罪言參之事親可謂至孝無所揭其罪仲尼曰其罪已揭矣夫無所揭罪之人豈以悲哀動其心哉彼視三釜三千鍾猶雀與蚊虻相過乎前何足道哉三千鍾猶雀三釜猶蚊虻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

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反其朴二年知所入三年無所不達四年皆爲吾用五年隨取而來六年鬼神來舍七年與天爲一八年生死不足動其心九年神妙不可測

生有爲（去聲）死也勸（句）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勸勉也公稱死者也自由也生者有爲死

者勸勉云公以爲死必有所由如疾病刑戮皆由人致而生者陽氣自然發生非由人爲其說果然乎公將何所從何所不從乎

天有歷數地有人擾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世之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擾之迹此果足以盡天地之理乎吾惡

乎求之人不能必其末後貧富貴賤壽夭如何是必有司之者安得謂之無命然賦予之初誰實為之安得謂有命福善禍淫有以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然顏夭跖壽又無以相應安得謂之有鬼此皆提醒死者之詞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略也彼指形也況乎以之以訓用强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譬如叟之與叟也二叟相逢住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

之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蜣猶○
是生於蛇若影則遇火與日照之則也聚
遇天陰方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
能爲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爲吾
影而必有所待況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

罔五 六

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强陽而
吾亦與之强陽强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
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眞實又何以問
爲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叟叟之喻絕精
此老胸中文字無限又不可謂外不及內

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進老子會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驕恣自大貌〕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句〕其家公〔旅舍之長〕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子居聞老子之言深自抑損退避故不
爲人所窺○今依東坡蘇氏說刪去讓王
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而接列禦寇之齊中
道而反遇伯昏瞀人合爲寓言全篇東坡
莊子祠堂記云當疑盜跖漁父則眞若詆
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
反復觀之得其寓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
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

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冦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賣漿之家有十而饋漿者居其半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内誠○

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
而釐其所患
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
祇於無迹外可間謀而成光乎遂爲人所
窺也輕乎貴老者不問人之有道與否但
以其老宿而尊貴之釐猶醯醣也所患謂
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欲故以爲患也
夫𩐁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羸其爲利也
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
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屨滿矣

　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漢紀蕭曹恐
　踰城保高祖義同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

　敦音頓竪也蹙之乎頤以杖拄頤而皮肉
　皺也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音擯）者以告列子提屨跣
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

矣吾固告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

句 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豫未然才或作性感之於未然所以出異衆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

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告也

又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

彼所小言者盡人毒也

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爲

人之害者也

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孰誰何也相問之辭言莫有能覺悟者何

取其爲相問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

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才骨反）也故曰令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誦讀也秖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九里以喻澤及三族言爲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使其弟墨貧其弟學墨翟之道也闔盍也盍胡皆何也詩聶之辭夢中與其父言賛而之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

嘗以善視之我死已為墓上楸梧之實矣
莊子引此事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
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為往往或報其所
不能為者緩乃責報於所為之事誤矣彼
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乃詩已以賤其
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捽也井無
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捽是不知天也今
世之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
且以造物之報為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
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

之徒爲遁逃天理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冈五 十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之技亦人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不必天也必人也）小夫之知

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
物大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
太初
大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
句法是兼濟對大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
道與物大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
形累不知太初者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
彼聖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音酣）瞑乎無何
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
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

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音磋）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同岌）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

畫音化文彩也飾羽以為文彩

從事乎華辭以支為旨（支離之說）忍性以視民（視與示同）而不知其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言人之生受得此心自有神以為之主宰而仲尼強欲制之何足以治民夫指仲尼也

○彼宜汝與予顚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

彼指民汝指哀公予顏闔自謂顚猶顚指誤錯誤彼民宜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顚指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實也

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若以仲尼爲楨幹乃爲後世慮不如且休且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能相忘非自然

之施也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内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也小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内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此顏闔說眞人之道與仲尼迥別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

貌若愿朴而心求利益

有長若不肖

有才能而缺藏若不肖

有順懁而達

順快輕懁反達於事理

有堅而縵有緩而釬胡旦胡千二切

雖堅確而縵迴雖遲緩而刻急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正考父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上儛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

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受豈以爵命自驕孰惕者誰能如之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爾反訾也）其所不為者也

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為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舉窮達二者下文申言之必者必然也
形有六府美鬚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
也因以是窮
美髯長大爲一壯麗勇敢爲一 知襄子美
須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
六府爲八以八者之所能爲過人因以是
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

○

緣循偃佒（音怏）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緣循者順其自然偃佒者偃仰自在困畏
不若人者因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

不求通而自通此中言達有三必也

知慧外通勇動多悠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青覘)達於知者肖達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遺

此文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悠仁義則多招責惟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傀偉自任達於知者雖不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能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鍜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

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之緯蕭者織草爲器奚微之有者爲龍所食無少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可得乎

莊子將死（幾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冈五　十五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句）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

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徵驗也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盧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方術者方技之術各挾其所有以爲人莫能加之

古之所謂道術者

道術者有道之術進乎方術矣

果惡乎在（自問）曰無乎不在（自答）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又問下是答）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一者太一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

以上總說天人神人至人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以上說聖人）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

其數一二三四也逆一逆二計分曉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以上說君子相齒相列也以事爲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爲主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爲意者以老弱孤寡爲念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自天人至君子總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朱子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甚有取於此句

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去聲）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爲天下裂

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得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卽美也自爲方自爲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歎之辭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萬物不以外物爲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務而不爲不切之事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骨)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音洛)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喜其說爲之大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作爲非樂言所作爲皆非可樂之事也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句其道不怒句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

不異於衆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

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

王周公作武（此古之樂）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此古之禮）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道

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己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辭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殼卅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平聲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此不與先王同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所以盛土食之器而九雜天下之川

九字當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作糾糾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脉絡貫穿而注于海也

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事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相里勤之弟子相里里名勤人名五侯之徒

五等諸侯左傳五侯九伯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

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別派一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

不仵不違也不違則相應

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爲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爲主冀得爲後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

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多而治少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好爲治者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暴白其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音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別善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胹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

語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心之行心之用也胹羹熟也舊本作曰傍者誤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驩使之歡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心以爲之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民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音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

其為（去聲）人大多其自為大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自言曰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飽弟子亦飢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曰我必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心者哉

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

情欲寡渉爲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學有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去聲)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趣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趣不生兩意如做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爲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泠者清泠之意汰者洗滌之意泠汰於物猶言過事脫灑

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

謑音傒髁苦瓦上無任

謑忍恥也髁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

縱肆脫略不事行撿

而非天下之大聖椎音杝拍輐五管反斷音短與物宛轉

椎以拘之輓以斷之皆與之無競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魏即巍字）矣推（他回反）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

死人之理適得恠焉

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之人却相與笑愼到所爲以爲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恠訝而已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音閴惡可而言句常反句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魭音完斷音段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亦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其皆嘗有聞者也

田駢亦然者亦如慎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露閴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後人不復聚觀而猶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竦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由此論之則田駢之所謂道非道縱言之是而亦不免於非矣莊子評之曰彭蒙田駢慎到未可許其

○知道然以大槩觀之亦嘗有所聞矣莊子○

蓋以老聃爲知道故以此一段近之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辱爲天下谷

辱即黑也谿谷皆虚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即所謂玄牝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虚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笑人之巧）人以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毁矣鋭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下從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平聲下同]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之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畸見之也

同六

十

猶言不以一端而見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可正告之]以卮言爲曼衍[即卮言相敷]以重言爲眞[鄭重之言]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與睨同]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

犿音卞同訛如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莊子固自奇其文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即前不離於宗之宗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莊子即老聃之學前既贊老聃爲博大眞人則莊子復何言哉故末一段只說著書

事

惠施多方

梁相莊子同時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才

則所謂方術也

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聲）歷物之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十二）

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

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

大同異

其言不中於理遂一忖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至千里方睨者日昃可睨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昃物之生死皆合之為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為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為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為中矣汎愛萬物則天地與吾為一體矣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

以為圓鑿音漕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此一段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話鞾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者意也是為三足郢本諸侯之國而稱為王是有天下之號大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

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禽獸之生有尾試觀製字丁字子字即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鉤有鬚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鬚與尾類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蹍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眡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園也目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蚍長而龜短龜能知

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爲方之器然矩之體本不方規者爲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爲圓鑿本非圓枘而枘自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矢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爲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三黝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

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曰狗可以名之爲
黑駒而曰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
之捶不爲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
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
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
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
恠此其柢（音帝）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辯者之囿言辯者莫不囿於其說之中人之辯者凡人也天下之辯者超出乎凡人者如言天下之善士也柢猶根也言惠施每日但以其知與凡人之辯者交一旦特與桓團公孫龍相敵是與天下之辯者敵豈不爲怪此其如木之根柢盤錯難破也然惠施口中談話自以爲最賢曰吾之强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

南方有倚（書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古欲）矣

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餘於辯也塗路也隩迂曲也言惠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

因大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句）曰愈

貴道句幾矣

充其一偏之說尚可若曰甚貴之道則危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

惠施不能安其爲一偏而欲空籠萬物以爲能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無所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竝走也悲夫

惠施曰天地其壯乎故此一段言天地之

○道惠施何足以知之莊子於編末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横者可見矣

末篇叙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後固未嘗敢以上擬六經也讀至此豈復更有餘篇哉

四六　十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煕校

黜僞

刻意

刻意繕性失之淺拙讓王以下四篇失之粗鄙決非莊子本文黜之附于卷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

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
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
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
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
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預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

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諸本多一俗字者誤於重寫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

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黄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澡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

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

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爲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

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士本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思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

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信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
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
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
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一本作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恐此說不根史謂周召行政謂之共和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泠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
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
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

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

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三十同卷）　　因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盜跖（此以下係仿似日者龜策列傳其褚少孫之流所爲乎）（因八）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黄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休兵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
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
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
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
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淩弱以衆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
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
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
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
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

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

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予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比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

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遠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

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
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
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
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
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
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
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
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
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
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
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
名苦體絶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
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
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
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
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
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三十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照校

雜篇

説劒

昔者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説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

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
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
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
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
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
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
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
○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

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
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
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
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
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
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
海帶以恒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桀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鬭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曲奏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

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

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

○

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容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

漁父何以得此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終